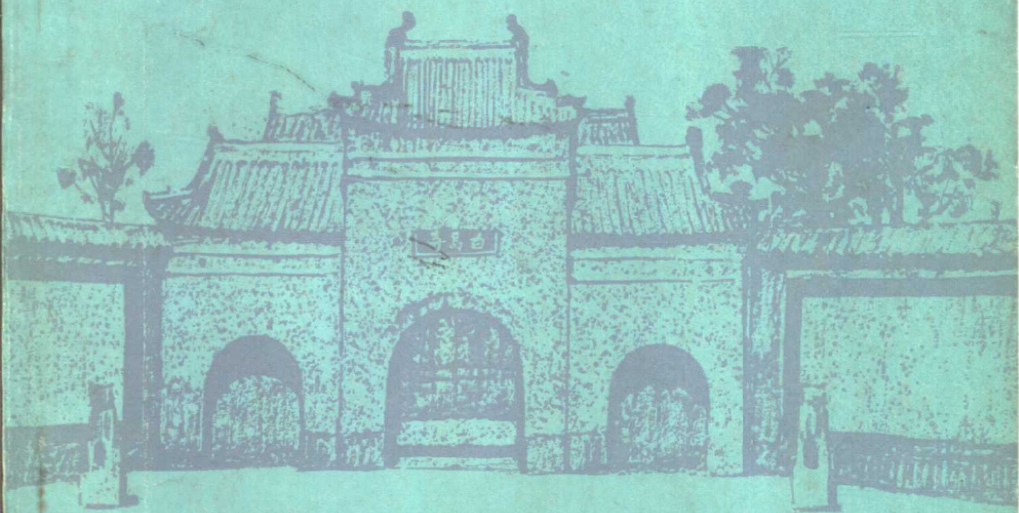


文物考古知识

# 洛阳白马寺

徐金星



6

7

文物出版社

# 洛 阳 白 马 寺

徐金星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阚文青  
责任编辑：潘清俊

洛 阳 白 马 寺  
徐 金 星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85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开 印张：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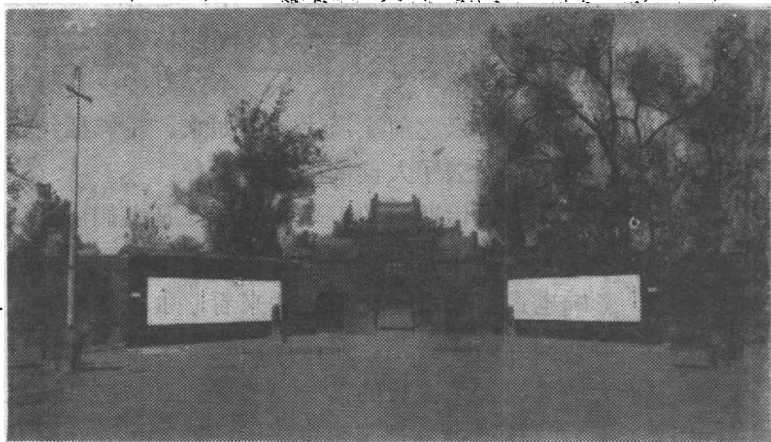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1068·1353 定价0.60元

## 目 录

前言 .....	1
一 白马寺名称的由来 .....	4
二 白马寺的创建 .....	9
三 白马寺与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18
四 饱经沧桑的白马寺 .....	28
五 白马寺现存文物 .....	52

## 前 言

出洛阳东行12公里，有一座佛教名刹，在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丛中，隐隐透出峥嵘的殿阁和高耸的宝塔，给人以庄严、肃穆、神圣之感。这就是我国佛教的发祥地，被称作“中国第一古刹”的洛阳白马寺（图一、二）。它背依



图一 白马寺外景



图二 白马寺内景

雄伟苍劲的北邙山，面对历史上卓有名气、孕育了古代洛阳文明的洛河。在它的东面1.5公里处，古老的城垣依然断断续续地残存在地面之上，勾勒出一座昔日大国京都的宏伟轮廓，使人依稀想见东汉洛阳城的风姿。一千九百多年来，这里时常红烛高照，青烟缭绕，不知有多少善男信

女、和尚尼姑，在神坛之前跪蒲团、拜如来、礼佛诵经，在钟磬木鱼声中，送去了人世间的寒暑春秋。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鼎相肩随，是人们所公认的世界三大宗教。其中尤以佛教历史最悠久，在中国的流布最广，影响也最深。根据文献记载来看，中国佛教的正式传播，最初则开始于洛阳。而洛阳白马寺又是佛教在辽阔的中华大地赖以发荣滋长的第一座菩提道场。白马寺之于中国，正如竹林精舍、祇园精舍之于印度。尽管在后来的长时期里，中国佛教派系繁多，刹庙林立，但佛门弟子

一向公尊洛阳白马寺为“祖庭”和“释源”。“祖庭”者，祖师之庭院也；“释源”者，释教（即佛教——为释迦牟尼所创）之发源地也。直到今天，白马寺保存下来的不少古代碑刻和供器上，都还留有“祖庭”或“释源”字样。这就使洛阳白马寺和其他任何一座佛寺都有所区别，从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发展却在中国。汉魏之后，中国佛法日隆。由河洛至江汉，由繁华京师至偏乡僻壤，九州起庙，五岳树塔，“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这些都始于汉明帝之创建白马寺！佛教不但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经由中国逐步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以后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等国。

佛教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其他艺术等。至今我们所用的某些词汇也源于佛教。白马寺对于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是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的。

白马寺的古建筑、佛教造像、雕刻艺术、绘画艺术等，出自古代匠师和劳动人民之手，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我们的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一批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成为我们今天探索和研究古代宗教史、建筑史、文化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 一 白马寺名称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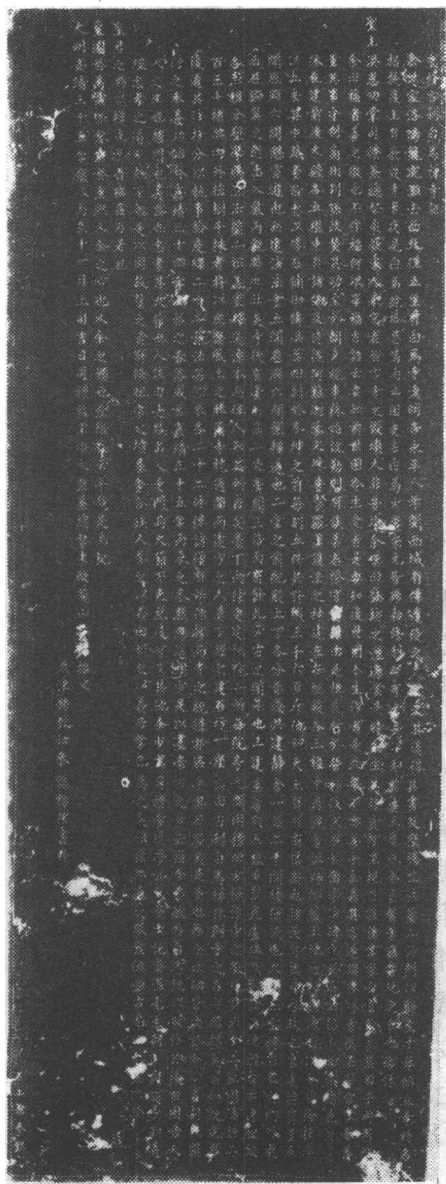
关于白马寺名称的由来，包括二层含义：其一，我国的第一座僧院为什么取名“白马”；其二，这一座僧院又为什么称“寺”。为什么取名“白马”？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为“白马驮经”说。大意是：东汉时，汉明帝刘庄派人“西天取经”，因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国都洛阳，故将所勅建之僧院命名为白马寺（此事详后）。《水经·穀水注》说：“穀水又南迳白马寺东。昔汉明帝梦见大人，金色，项佩白光，……于是发使天竺（即印度。据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说，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写致经像，始以榆欂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洛阳伽蓝记》说：“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魏书·释老志》说：“（蔡）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都是持“白马驮经”之说的。



第二种说法，多数游人较为陌生。大意是：在很早的时候，有一位外国国王（或谓印度国王），本打算毁掉国内所有的佛寺，其中有一个名叫“招提”的僧院，非常富有，尚未及毁，夜见白马一匹绕塔悲鸣，国王信其灵异，遂罢毁寺之举，并改“招提”为“白马”。以后其他僧院（包括中国最早的僧院在内）也多因袭而取白马为名。佛籍《高僧传》等持此说。我们姑且称作“外国白马绕塔悲鸣”说吧。

还有第三种说法。据今寺内保存的明代《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图三）碑文说：“汉明帝永平八年，闻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摩腾、竺法兰二沙门以归。至十年，始立寺。初名招提，后王有欲毁寺者，夜见白马绕塔悲鸣而止。因更名白马云”。公元1914年，由张敬轩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寺碑记》也说：“营寺于兹，初名招提，后更名白马”。按他们的说法是，由汉明帝敕命修建的这个佛寺“初名招提”；后因夜见“白马绕塔悲鸣”，才改称为“白马”的。此说好像是由第二种说法演化而来的，但毕竟有不同的含义。前者，“白马绕塔悲鸣”发生在别的国家；后者，“白马绕塔悲鸣”发生在中国，具体说，是发生在汉明帝所敕建的中国第一座僧院。我们不妨暂称作“中国白马绕塔悲鸣”说吧。

以上第二、第三两种“白马绕塔悲鸣”说，似乎也无道理。据一些佛籍记载，在汉、魏、晋时期，除洛阳白马寺外，在长安（今西安）青门内还有一座白马寺，在建业（今南京）也有一座白马寺。顺便说一下，今青海省平



图三 明嘉靖三十五年《重修古剝白马禅寺记》碑文拓本

安县城湟水北岸山崖间，有一座规模不大的寺院，在当地却颇有名气，它也叫白马寺。这座白马寺大约创建于公元十一世纪，我国藏区佛教再度兴起的所谓“后宏期”，晚于洛阳白马寺一千年左右。相传是为了纪念“后宏期”开拓者之一，藏族名僧释迦格哇饶赛而修建的。“白马绕塔悲鸣”之说，大概在明代更加流行，屡见记载。现白马寺毘卢殿保存的明代王诤诗刻石中就有“犹闻绕塔马悲鸣”的句子(图四)。

中国的第一座僧院为什么取名为



图四 明嘉靖王静诗刻石拓本

“寺”？原来在印度，僧徒们聚居的地方，称为“僧伽蓝摩”（《洛阳伽蓝记》之“伽蓝”二字即其省称），意译为“众园”或“僧院”。在佛教传播于中国之后，正是由中国最早的僧院洛阳白马寺开始，才第一次被称作“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左传》注疏也说，九卿所居之处谓寺。“寺”本为中国古代官署的一种名称，如大理寺、鸿胪寺等。据宋代高承所撰的《事物纪原》说：“汉明帝时，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初止鸿胪寺，遂取寺名，置白马寺，即僧寺之始也”（亦见《清一统志》）。这就是说，前边所提及的东汉明帝刘庄遣使西域，拜求佛法时，曾有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应汉使邀请来到洛阳，最初被安排在“鸿胪寺”暂住，后在汉明帝所敕建的僧院建成后即取“鸿胪寺”之“寺”为名，并于“寺”前冠以“白马”，称白马寺。再后来，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寺”字更演化成了中国僧院的一种泛称（道教建筑则称为“观”）。此外也还有以“伽蓝”、“阿兰若”、“梵刹”等泛称僧院的。

白马寺这个名字，不见于东汉时文献，也不见于曹魏

时文献。它最早大约见之于西晋时僧人竺法护的译经诸记中。说是竺法护曾于西晋太康十年（289年）四月，在洛阳白马寺译《文殊师利净律经》；十二月译出《魔逆经》；永熙元年（290年）在洛阳白马寺译出《正法华经》。就是说白马寺之名见之于古代文献，距白马寺的最初创建（68年）已经是二百年以上了。

## 二 白马寺的创建

我国佛教历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通常被人们称作“永平求法”。永平，是汉明帝的年号；求法，是指赴西域拜求佛法。东汉末年，牟融撰《理惑论》，文中泛引孔老之说，宣扬佛、儒、道精神一致，是我国最早的佛学著作之一。后编入《弘明集》（南朝齐梁时僧佑编）中。

《理惑论》在上距永平之世一百多年后，第一次记载了“永平求法”。此外，“永平求法”还见之于以下古籍：东汉《四十二章经序》、东晋袁宏《后汉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朝齐王琰《冥祥记》、南朝梁释惠皎《高僧传》、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等。这些古籍的记载，或详或略，不尽相同。有一些，还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大致意思如下：

东汉永平七年（64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或云四月八日），汉明帝夜寐南宫，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身长丈六，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里飞绕。第二天早晨，汉明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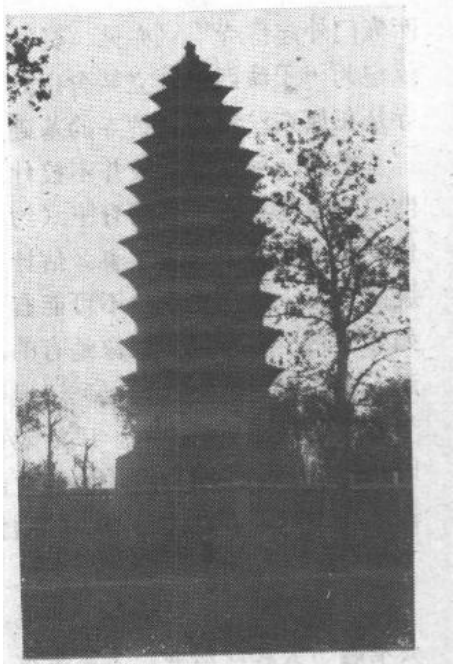
召集大臣，告其所梦。博士傅毅启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者。汉明帝听了之后信以为真，便派遣大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八人（一说十二人）出使西域（汉代西域，狭义讲是指我国新疆一带地方；广义上讲，也包括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以西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东南部、非洲北部一些地方），拜求佛法。永平八年（65年），蔡、秦等东汉使者告别帝都，踏上了“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越过旷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八百里流沙，攀上寒风驱雁、飞雪千里的茫茫葱岭，来到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刚好遇到正在当地游化宣教的印度高僧、佛学大师摄摩腾（即迦叶摩腾，亦称竺摩腾）、竺法兰，得见佛经和释迦牟尼白氈佛像。东汉使者们便邀请腾、竺二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永平十年（67年），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如按清代《四十二章经》刻石记载，返抵洛阳是在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三十日，当在公元68年。另也有人说：东汉使者仅与摄摩腾一人同来，竺法兰乃不久后踵至）。汉明帝对二位印度高僧极为礼重，亲予接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第二年，汉明帝勅令于洛阳城（指东汉时的洛阳城，遗址位于今洛阳城东15公里）西雍门（东汉洛阳西有三座城门，中间一门叫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理惑论》）。这就在东土大地，洛河之滨，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座佛寺——洛阳白马寺。此后不久，汉明帝和摄摩腾谈

佛事，并勅令兴建齐云塔（图五）。

东汉时，洛阳白马寺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地面上已经无迹可寻了。《魏书·释老志》说：“愍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官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许慎

《说文解字》云：“塔，西域浮屠也”。浮图，

或浮屠，即塔，或叫“塔婆”、“窣堵波”，皆梵文音译。古代天竺的窣堵波，本为“覆钵式”的半圆球形建筑，其形式是由住宅演化而来的，原意为坟墓。因相传以“七宝”装饰，故亦称“七宝塔”或“宝塔”。这是说，当时的佛寺、佛塔，都是按照印度的佛教建筑样式修建的。佛塔为四方形，有一级、三级、五级、七级、九级（均取单数）的不同（据有人考证说，当时白马寺中的主要建筑就是一座木塔）。《理惑论》记载说，“时于洛阳城



图五、金大定十五年重建的齐云塔

西雍门外起佛寺”（亦见《冥祥记》）。而《高僧传》则仅记为“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也有人认为，白马寺是在原东汉官署鸿胪寺的基础上营建起来的。

据载，早期的佛教并不搞什么偶像崇拜。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前273年——前232年）时代，也还无佛像营造之事。估计在白马寺刚建成的时候，规模不会太大，大约也不可能有什么雕塑的佛像之类（但如《理惑论》所说，画像是有的，而且应是汉地最早的佛画）。另外，《洛阳伽蓝记》还记载，在埋葬汉明帝的“显节陵”上修建“祇洹”，以后老百姓在“显节陵”上建塔。至今，东汉明帝时的佛经、画像以及别的画图之类，都早已湮没无存，而白马寺的面貌亦绝非东汉时的旧观了。

《后汉书·陶谦传》记载说，东汉末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即以金属制作的刹，应是印度窣堵波的缩影），下为重楼（应是多层的木构高楼），又堂阁周迴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吴书·刘繇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刹，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



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些关于东汉末年佛寺的具体资料，可作为我们了解和探索东汉白马寺参考。北魏时，位于洛阳城内的皇家首刹永宁寺（和白马寺仅三里之隔），依然保持着我国早期佛寺形制和布局的特点。据文献记载和解放后的勘察发掘可知，寺院的中心是一座高大的木塔。

相传二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曾经带来了佛经原本——梵文“贝叶经”。梵文，古印度的语言文字；“贝叶经”，用梵文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入华后，学会了汉语。自白马寺建成后，他们便居于白马寺内奉佛译经。据《历代三宝记》记载，他们二人在寺内清凉台上共同译出了《四十二章经》（图六）。汉明帝对《四十二章经》极为珍视，勅令藏之于兰台石室（皇家图书馆）第十四间。摄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单独译出了《十地断结经》四卷、《法华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佛本行经》五卷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佛学著作，对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关系极大。《高僧传》说，以摄摩腾东来洛阳为“汉地有沙门之始”；《魏书·释老志》也说，“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这样，佛教便在伟大中华民族的文明发祥之乡——河洛流域问世了。所以实际上摄摩腾、竺法兰乃是中国佛教的二位开山鼻祖，难怪后世佛门弟子皆认白马寺为释教发源地，尊为“祖庭”和“释源”了。

说到白马寺的创建，不少游人却把它和“唐僧取经”联系在一起。例如有的人说：“唐僧取经路过白马寺”；